

灯塔与盐

赵丽宏

爱诗歌、热爱文学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节日。去年在黄浦江上举办的“诗歌之夜”，人们还记忆犹新，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黄浦江的涛声中接过金玉兰奖杯，成为第一个获颁金玉兰上海国际诗歌奖的诗人。阿多尼斯那天晚上的获奖感言，至今仍萦回在我的耳畔：“金玉兰诗歌奖对我而言是一座新的桥梁，这座桥梁让我跟上海，跟中国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小说家、科学家建立了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座桥梁让我有更多机会了解伟大的中国人民。”

如果把上海国际诗歌节和诗人们的联系比作桥梁，那么，《上海文学》为国际诗歌节出版的特刊，犹如一座桥头堡，每年的诗歌节，就从这座桥头堡出发。欣赏在这个桥头堡聚集的诗人们的佳作，对我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今年的国际诗歌节，又将有很多诗人从世界各地，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与会者人未抵达，诗先登场。读他们的诗，让人惊叹人类文字的奇妙也惊叹人心的曲折精微和浩瀚。诗人用独特文字展现的世界，和小说家虚构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风貌情状和质感，诗歌为读者展示了观察世界、洞察人性的丰富多彩的视角。一个诗人的作品，就是一片完全不同的天地，复杂多变的世界在诗人的灵性文字中繁衍成绚烂缤纷的花园。诗人的异想天开，有可能是连接远古和未来，融合虚幻和现实的钥匙。今年金玉兰上海国际诗歌奖得主，是来自丹麦的亨里克·诺德布兰德。他那些看似静谧的文字中，蕴藏着惊天动地的秘密。他在旅行途中发现的诗，让人回味无穷：“光在立于虚空的圆柱上闪烁。/ 它将万物化作盐，只需轻轻一触。/ 我要一个影子，你却给我正午的阳光/ 我要一张床，你却给我一条路 / 一条越往高处越崎岖的路。”

亨里克的诗中写到了光和盐，这使我又想起了聂鲁达的黑岛，想起那日夜不息的大海涛声。亨里克的诗，和我在黑岛写的一首诗不谋而合，这首诗题为《灯塔和盐》，文字中的光和盐，正是对诗歌的隐喻。在黑岛故居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我朗诵了这首献给聂鲁达的诗。且抄录如下，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

你的声音曾经如大海的涛声
汹涌回荡在辽阔的世界
海潮翻卷着浪花远去
寂静海滩上留下晶莹的盐
你把盐留在大地
也凝结在人心
那些宝石一样的结晶
汇聚你博大的智慧
隐藏着生命的秘密
还有那风云变幻的时代气息
求索真理
沉迷爱情
向往和平
那是大海永恒的滋味

我曾经无数次遥望你的黑岛
想像在海浪中屹立不倒的礁石
黑岛并非黑色
她汇聚了世上所有的色彩
她聚成人情温度的原色
真诚，正直，自由，浪漫
你站过的地方，你依然站着
你沉思过的地方，你依然在沉思
你歌唱过的地方，你的歌还在回响
你是岛上的灯塔
映照岁月大海
流逝的时光无法湮没你的光亮
我看到你澄澈的光芒正在辐射
照亮我心中每一个幽暗的角落

书间消息

近读《发现瑰丽的植物》(约瑟夫·胡克等著，吕增奎译，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从西方17世纪至20世纪大量植物博物学著作中精选了12部经典著作，每一章介绍一部著作的内容和作者。包括：汉斯·西蒙·霍茨贝克的《植物花卉绘画集》、约翰·希尔的《英国植物》、马克·凯茨比的《欧洲、美洲的植物》、罗伯特·约翰·桑顿的《植物的圣殿》、詹姆斯·贝特曼的《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兰花》、西德尼·帕金森的《库克船长的“奋进号”旅程》……

西德尼·帕金森(约1745—1771)是第一位踏上澳大利亚、以澳大利亚本土景色作画的欧洲艺术家。大英博物馆藏有他的植物画共有18卷，其中8卷是澳大利亚植物画，包含243幅绘画；三卷是动物画。在《发现瑰丽的植物》一书中，介绍了西德尼·帕金森的著作《库克船长的“奋进号”旅程》。西德尼·帕金森出生在爱丁堡，帕金森年少时是羊毛布店的学徒，但他喜欢植物插画，并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大



小叶佛塔树



泡泡叶杜鹃

约在1767年，他来到伦敦，因曾为一些著作作过插图而受雇于著名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1768年，班克斯成立“科学绅士”考察队，搭乘以詹姆斯·库克(1728—1779，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航海家、探险家)为船长的英国政府调查船“奋进号”到南太平洋考察，帕金森作为制图员随行。在航行期间，帕金森创作了至少1300幅素描或绘画。在回国途中，帕金森感染了痢疾，1771年1月26日于船上病逝……1773年，帕金森的著作出版。《库克船长的“奋

进号”旅程》收录了帕金森的精美画作，包括珍稀植物“黄葵”、“朱瑾”、“小叶佛塔树”(下图左)等。

在《发现瑰丽的植物》一书中，约瑟夫·道尔顿·胡克(1817—1911)是唯一一位有两部著作入选的著作家。这两部著作是《锡金、喜马拉雅的杜鹃花》和《插图喜马拉雅植物》。约瑟夫·道尔顿·胡克是19世纪最伟大的英国植物学家。胡克很早就对植物分布和探险家的航行产生了兴趣。1847年11月，胡克离开英国，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喜马拉雅探险，成为第一个在喜马拉雅地区收集植物的欧洲人。在考察期间，胡克发现了杜鹃花的一些新种。胡克在他所著的《锡金、喜马拉雅的杜鹃花》中写到的泡泡叶杜鹃(图右)，就是由他首次发现并命名的物种。胡克详细介绍了他发现的植物的生长环境和生态特征。胡克对泡泡叶杜鹃的描述颇具诗意：“从花朵的大小及其白底带有红色的颜色来看，泡泡叶杜鹃是真正华丽的植物，叶子、苞片、托叶、花萼等色彩丰富多样以及叶子表面的皱纹也增添了它的美丽……”

1865年，胡克担任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园长，直到1885年退休。正是在他长达二十年的领导下，邱园不

断扩建，馆藏标本日益充实，逐渐成为世界植物研究的中心。阅读《发现瑰丽的植物》，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发现者讲述的发现故事。例如，詹姆斯·贝特曼的“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兰花”一章，写到史丹佛佛兰的发现——发现者斯金纳追忆道：“当雷乱使我滞留在伊莎贝尔的时候，我静静地登上独木舟……同伴沿着大湖岸边巡游，寻找我们最喜爱的兰花。当我回到岸边的时候，浑身已经湿透，但却十分快乐，因为我发现了一种美丽的兰花，这种兰花花朵上可以看到四种颜色；我从未看到过比它们更美丽的植物了……它悬挂在湖边，散发出的香气飘荡很远……在采摘它之前，我一直看它约二十分钟……它是如此之多，花朵是如此绚丽，以至于我最后几乎塞满了独木舟，这才决定停手，想象着每一个标本都比以前的更精美。”

出版《发现瑰丽的植物》的商务印书馆，有悠久的博物学出版传统。一百年前，商务印书馆就十分重视博物类图书的出版，不仅有专门的博物类教材也有普及读物，不仅有专著也有辞书，此外，还引入了一些国外的博物学名著，可以说当时的出版，是一种成体系的、有系统的出版。以《动物学》(黄英

译)、《植物学》(杜亚泉译)、《地质学》(包光镛等译)为代表的教科书，便是当时最新、最好的博物类教材译作；作为最早的现代专科词典，中国科学界的巨著《动物学大辞典》(1923年出版)与《植物学大辞典》(1918年出版)，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在普及读物与学术名著方面，早在1902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普通博物问答》一书，这应是商务印书馆最早的博物类普及入门读物。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商务印书馆在1934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中所包含的“自然科学小丛书”200种，丛书除了原创作品外，还部分收录了日本的博物学作品，如《化石人学》《海洋》《植物群落学小引》等。这些从小丛书的出版，将科学普及特别是博物类的普及推向了一个高点。此外，图谱手册，也是博物实践和认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类图谱的数量也很多，比如：胡先骕的《中国植物图谱》第一卷(1927)，周建人的《无脊椎动物图谱》(1939)，沐绍良《鸟类图》(1937)等。

近年，博物类图书也是一个出版热点。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花朵的秘密生命——一朵花的自然史》《探险家的传奇植物标本簿》、新星出版社《树的智慧》、中国青年出版社《霍蒙库鲁斯：趣味生物学简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听说你也是博物学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夏日的世界：恩赐的季节》《冬日的世界：动物的生存智慧》……博物类图书向读者展现了“万物的芳姿与颜色”(歌德语)，让人们在阅读中接近自然，亲近自然，神游一个个人迹罕至的世界、一个已经绝迹和正在绝迹的世界、一个色彩斑斓的诗意世界……



笔会

北海白塔 (布面油画)

关良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绍兴会馆里的树

钱振文

们熟悉的还有会馆里的树。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里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在《自序》中说的“偶或来谈的”“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就是钱玄同。从1917年8月9日开始，钱玄同到绍兴会馆访问鲁迅的次数是很多的。他们聊天时说过的话肯定也是很多的，但鲁迅只写了他们俩的四五句对话。对绍兴会馆那段漫长的生活，鲁迅记忆中更为清晰的是由一棵槐树来定位的空间。当人们回顾过往的时候，往往在他们脑海中清晰闪现的是一些地点、空间

终于有了结果。4月2日，周树人以鲁迅的笔名写作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23年9月，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出版。在《呐喊》的《自序》中，鲁迅回忆了自己几年前在绍兴会馆开始文学创作的经过。因为在高中课本中读过《呐喊》自序，所以人们对鲁迅说的那个“S会馆”也就是绍兴会馆是很熟悉的。和绍兴会馆一起被人

常事物的工具性和工具事物之间的指引联系。这样的事物往往是与日常生活距离遥远的宇宙形象，如天空、月亮、星辰、白云。这些形象只能被“看见”而不能被“使用”。

当一个人把目光收回到自己切身的近处时，就是他斩断了日常事务无穷尽的指引关联、停顿在当下时光的特殊时刻。这是一个人心满意足的时刻，获得了心灵的安宁和温馨的时刻。显然，1918年寒冬里的那个除夕夜，刘半农在绍兴会馆里获得了这种心灵的安宁和温馨。

刘半农在绍兴会馆和周氏兄弟的聚谈当然不是闲聊。作为新锐杂志《新青年》的干将，刘半农渴望周氏兄弟加入他们的战阵。当然，促周氏兄弟加入新青年的还有他们的老朋友钱玄同。从1917年8月开始，钱玄同开始隔三差五到绍兴会馆拜访周树人和周作人。在刘半农1918年除夕的那次拜访之后，钱玄同还频繁地出入绍兴会馆。

刘半农最早发现了绍兴会馆里的树。1918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刊登了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四个编辑人以同一个题目《除夕》为名的白话诗歌，刘半农的诗歌《除夕》写的是那天晚上在绍兴会馆与周氏兄弟聊天的事情：
除夕
(一)
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什么？
不当它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
这天我在绍兴会馆里，馆里大树甚多。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
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
(二)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些事，待来年。
(三)
夜已深，辞别进城。
满街车马纷扰，
远远近近，多爆竹声。
此时谁最闲适？
地上只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

1918年除夕是2月10日，这天的鲁迅日记对这次聚会只说了短短一句话：“晚刘半农来。”但这次和周氏兄弟的聚谈显然给年轻而热情的刘半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在诗歌中刘半农并没有过多陈述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谈话的具体内容，而只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欲招‘缪撒’，欲造‘蒲鞭’”。事过境迁之后，真正让他记住的是那天晚上身处其中的外部环境——会馆里的“大树”和会馆外的“寒星”。

和空间里的物件而不是具体的时间和事件。绍兴会馆里的那棵曾经吊死过一个女人的槐树帮助构成了一个鲁迅一生感悟良多的空间形式——暗夜空间。绍兴会馆里老槐树细密的枝叶构成了一种笼罩和压抑的效果，“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的人是孤独的、落寞的，蚊虫的骚扰和槐蚕的惊吓只是加剧了这种寂寥和落寞。这时候，金心异的出现才带有真正的动感和温暖。

树木尤其是一些老树就像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桥梁具有生产地方的作用。绍兴会馆里的槐树命名了一个小院“补树书屋”，同时，那个有槐树的院子还是作家鲁迅诞生的地方。

1925年8月，从法国留学回国不久的画家孙福熙写了一篇散文《北京乎》。其中也写到了绍兴会馆和县馆里的槐树：

在绍兴会馆中，大清早醒来，老鸹的呼声中，槐花的细碎飘散如雪，两株大槐树遮盖全院，初晴的日光从茂密的枝叶缺处漏下来，画出青烟颜色的斜线，落在微湿而满铺槐花的地上，留下蛋形与别的形状的斑纹。新秋的凉爽就在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来，我投怀于我所爱的北京。

孙福熙是鲁迅在绍兴中学堂的学生孙伏园弟弟。绍兴会馆是绍兴人在北京的家。除了鲁迅兄弟，在绍兴会馆住过的人是很多的。如现代作家许文和画家陶元庆。孙福熙是画家，他给我们描绘的是光线最丰富的早晨，日光穿过槐树枝叶时形成的光影效果。

孙福熙熟悉鲁迅的作品。很可能他对槐树的注意和描写受到了鲁迅《呐喊》自序》的影响。

解放后，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写作了大量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在《鲁迅的故家》和《知堂回想录》中都写到了鲁迅说的“三间屋”和这里的槐树，只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的“三间屋”变成了更具体的“补树书屋”。在《鲁迅的故家》的第四部分《补树书屋旧事》中有一节的题目就是“树”；
这院子前面是什么堂，后边是睡贤阁，差不多处在鬼神窝中，实在是够偏僻冷静的，可是住了看也并不坏，那槐树绿荫正满一院，实在可喜，毫无吊死过人的迹象，缺点只是夏秋之交有许多槐树虫，遍地乱爬，有点讨厌。

和孙福熙一样，早睡早起的周作人看到的也是日光下的、可爱的槐树：“补树书屋里的确不大热，这大概与那槐树很有关系，它好象是一顶绿的大日照伞，把可畏的夏日都给挡住了。”(《知堂回想录》)

写作《知堂回想录》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周作人曾经带领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到已经改成街道工厂的绍兴会馆寻访当年的遗迹，看到的景象令他瞠目结舌、唏嘘不已。在《知堂回想录》中，他说：

去年夏天，鲁迅博物馆的干部来邀我回去，一看那里“补树书屋”的现状，以及所谓藤花馆是在哪里，结果是什么都没有看得。诚然是门庭院落依然如故，那圆洞门已经毁坏，槐树也不见了，补树书屋做了什么车间，狼藉不堪，没有能进去，……我们只得乘兴而来，却是扫兴而退了。不过现在所记的乃是四十多年前的绍兴会馆，在记忆中还是完全无睹的……

现在，离周作人他们这次去绍兴会馆又过了五六十年。绍兴会馆固然还在，甚至当年会馆的那些旧房子也都还在，但是，曾经满院子的大树可是一棵也没有了。

清朝时的绍兴人宗履(1792—1867)在《山阴会稽两县会馆记》中曾经记录了山会邑馆即后来的绍兴会馆里面的大树：
邑馆在宣南坊班捷胡同，隶宛平，凡为屋七十九间，殿十七间。丙戌成契，至己丑始定居，门始在丑，后移辰。前厅面东曰仰堂，……堂之后，昔树榭而折，改植槐，曰补树书屋。又西而西南为睡贤阁，其下为青云社，是为南院。堂左小斋为怀旭，……藏山曾以名斋也。……斋后有古藤花，间可吟赏。内别一院，曰藤花别馆，时植瘦竹两三竿，馆初启，履辰始居于此，久之竹日茂，增植栏瓦北，名绿竹舫，以偃盖之茂竹等。其北有堂曰嘉荫，大椿护其后焉，是为北院。

除了“补树书屋”，绍兴会馆里其他的院子如“藤花别馆”、“绿竹舫”、“嘉荫堂”，也都是根据当地的植物来命名的。“藤花馆”是鲁迅曾经住过整四年的地方，“嘉荫堂”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住过的地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孙瑛在《鲁迅故居述访记事》中还在绍兴会馆地示意图中标注了一棵榆树，并在注文中说：“一株大榆树。此树为本院留存至今的唯一原物。”

如今，这株榆树也早在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